

# 怪誕與瀆聖

| 烏鳥鳥的寓言詩學

楊小濱

在秦曉宇策劃執導的那部引起巨大反響的中國紀錄片《我的詩篇》（2015）裡，烏鳥鳥——一位在文字裡汪洋恣肆的詩人——在北京文藝網國際詩歌獎的頒獎臺上突然失語。作為詩歌獎評委，我現場在座，不難聽到他內心的澎湃與焦慮——如同在凱吉（John Cage）以沉默為理念的音樂裡所捕捉到的。而影片此前的一個段落裡，烏鳥鳥在人才市場裡四處碰壁的场景更令人難忘。他喃喃念出的詩句以荒誕的錯位感穿過眾多招聘者的制式化商界話語。顯見的是，烏鳥鳥是被現存的社會符號體系所逐出的（自然也可以料見他的詩集無法在中國國內出版）。而他的詩恰恰是對這種語言放逐的淋漓盡致的鋪敘。

烏鳥鳥是中國當代詩壇的巨大異數。他的風格具備無可替代的辨識度。將怪誕與荒謬營造成寫作核心要素的，烏鳥鳥無疑是最突出（假如不是唯一）的一位，體現出他對當代社會



的銳利把握與不妥協的批判。在這本詩集裡，烏鳥鳥創造了一個叫做「肉鎮」的地名，空間（鎮）與身體（肉）絞合在一起，展示出當代中國的歹托邦（dystopia）。「拿鐵釘的左手，經年累月的，滴著／暗紅色的壞血。傷口的肉／經年累月的，腐爛著，招蛆引蠅」（〈肉麻口號。陰影。人造鐵釘與壞心靈雜誌〉）或是「瀝青熔化的低速公路，躺著內臟外泄的狗和斷頭的機器人／肉鎮起風了。幽靈似的癌症病人，追撿著他的人造假髮」（〈雨前雜誌〉）這類詩句展示出身體的災難，以肉體傷殘來表達社會的痛感。在對創傷身體的探索方面，烏鳥鳥不禁令人想起培根（Francis Bacon）繪畫裡那些扭曲的人體器官。他在詩中給「人」使用的量詞始終是「條」，彷彿人只是蟲豸一類的低等生物。「因為一種可怕的瘟疫／最後國家連最後一條人也埋掉了」（〈沒有肉的國家雜誌〉）便是對當今生存境遇的既現實又超現實的指認。

就怪誕而言，烏鳥鳥詩裡漫畫、雜耍般的場景在趣味上尤其接近波希（Hieronymus Bosch）畫作裡的那些奇幻滑稽場面，比如「從排水管裡拖出了垂死掙扎的掠香鯨／用德州電



鋸，鋸開了龐大的肚皮／我才得以發出了新生嬰兒般的哭聲」（〈大海浴盆雜誌〉）、「貧血的天空，缺雨，枯雲八九朵／缺心眼的爸爸，騎著公豬／奔赴私人農場」（〈易開罐裝人造氧氣雜誌〉）……。假如說波希的繪畫主旨基本是對於世間虛妄與墮落的怪誕描摹，烏鳥鳥則是在文字中展開了一幅幅令人驚異的畫面，同樣展示了末世般的寓言圖景。

烏鳥鳥詩中對家庭成員形象的處理是瀆聖（sacrilege）的——家庭關係當然也是一種神聖符號的構成。除了上面所引的詩句外，還有像是「泡著人奶浴的癡呆症父親」（〈大海浴盆雜誌〉）、「一條花容盡毀的母親，過於匆忙／竟將孩子和影子忘記了，像一頭狼狽的逃犯」（〈早班地鐵雜誌〉）、「妻子便洗手提裙／滿面春風地攀爬到光滑的高壓線上去了／她要到半空中去修煉什麼高空瑜珈／她要將水桶形的肉體修煉出S形的魔鬼曲線來」（〈早晨的猴麵包樹與恐龍雜誌〉）……。無不充滿了濃烈的漫畫色彩。但烏鳥鳥的諷刺劇或荒誕劇不僅是視覺上的，而主要是事件上的。像是「有一天，她突然問坐在旁邊的女兒／『請問小姐



貴姓？」」（〈在悲劇性的虛構韓劇中不能自拔的妻子雜誌〉）這樣的場景無情地重構了當代生活中的荒謬片段，閃現出社會崩潰的悲喜劇瞬間。

烏烏烏詩中的視覺景觀時常令人聯想起布紐爾（Luis Buñuel）電影裡的超現實影像。只不過像「她的眼球，終於從眼眶裡流出來了／她用淚水洗洗，又裝了回去」（〈在悲劇性的虛構韓劇中不能自拔的妻子雜誌〉）這樣的場景比起《安達魯之犬》來更具戲謔的意味。而「有時你倆親完了嘴，頓覺無聊，便數起了死豬／你倆就這樣甜蜜地數著死豬，數了兩年」（〈數著死豬談情說愛雜誌〉）則在敘事的層面上呼應了布紐爾後期影片中刻意的行為乖張與價值降格。

而烏烏烏本人則表示對瑞典導演洛伊·安德森（Roy Andersson）的電影特別有共鳴，感覺跟他自己的詩太像了——荒誕、超現實、諷刺、混搭、黑色幽默……。的確，安德森也常常以夢境般的視野鋪展出荒謬、苦澀而無望的生活場景，只不過烏烏烏的場景更帶有狂野的氣氛，更具動態



感。比如〈在世界的最高樓頂等待大雁飛過雜誌〉在一種悲劇性的鬧劇中施展自由無羈的狂想，以陰鬱驚悚的黑色幽默來嘲弄與擊打這個冷酷到怪異的世界。這首詩中建構的嬉鬧主體，跑到現代性符號的巔峰——高樓的頂端，但目的居然是要射大雁——這種貌似模仿一代天驕的衝動在當代社會中凸顯出荒謬性，也與詩中古典語詞和當代粗話的雜糅相應。烏烏烏採用了一種漫畫與變形的手法，將主體塑造成南京板鴨的形象，繼而被從天而降的衛生紙、避孕套等等砸得「抱著腦袋四躡」。這首詩的結尾以曾經發生並繼續發生在當代社會特別是底層社會中的悲劇現實作出了對照：比起丑角般的射雁者來，跳樓者的形象往往代表了更極端的失敗者。但諷刺的是，跳樓的壯舉還需要「在風水師的指導下」——悲劇遭到了荒唐的干擾而變得更加可悲。

可見，烏烏烏的詩對體制的叛逆並不僅僅是理念上的。一方面，他不憚讓像「國家」這樣的詞語頻繁出現；另一方面，他也絕不只是進行意識形態層面的簡單指控。諸如「隱形國家電子眼以及成群結隊的政府捕快／政府的捕快，總是像千萬條傀儡狗」（〈殺手雜誌〉）、「國家裡，掛滿了巨



幅的粘人蜘蛛網」（〈蜘蛛出沒，請照看好你們的兒童雜誌〉）、「圍觀國家的制服，將妓女抓捕，就像抓捕／一群激素豐富的國產肉雞。一條肥得流油的妓女／忽然在柏油公路上，辟哩啪啦地自燃起來了」（〈數著死豬談情說愛雜誌〉）、「終於像一塊腐肉／被國家／從國家機構裡扔出去了／血腥的屠宰場和肉製品加工公司／也從國家裡拆除了」（〈沒有肉的國家雜誌〉）……書寫了當代社會生活中不可思議的怪異景觀，凸出了中國（惡）夢的駭人特性。家國情懷不再表達為哀歌，而是一場場的魔鬼狂歡節。

此外，「人造」、「假」、「偽」、「仿」這類字眼在烏鳥筆下頻頻出現，意味著虛假成為這個山寨版世界的主要面貌，如「背包裡，時刻備著人造臉皮和偽造身份證」（〈殺手雜誌〉）、「給雜交棉花／和人造向日葵，人工造雨」（〈易開罐裝人造氧氣〉）、「一個天使和鬼魂暢飲著假人血／……／妻子用電風扇，偽造出了人造海浪／數月沒洗，我的皮，又癢又臭」（〈大海浴盆雜誌〉）、「遠處，國家的人造風景／終日隱沒於霧霾中」（〈喜鵲雜誌〉）、「裝滿了她撿來的假牙、避孕套和梳子」（〈被打壞了腦袋的人



雜誌》)、「她的臉皮、笑容、聲線和乳房，全修整過了，假兮兮的」(〈雨前雜誌〉)、「歡迎光臨！猶如深入一間通了電的人造仿真地獄／……／假肢、假牙和假髮，全都擠掉了／臭美的姑娘，新隆的胸，全都擠爆了／……／人造香水、狐臭和屁，像調味料一樣醃浸著我們」(〈早班地鐵雜誌〉)、「往風景裡拋撒／人造雪，以製造萬里雪飄的壯觀假像」(〈冬季突然不製冷了雜誌〉)等等。在〈一條四百歲的人雜誌〉一詩裡，烏烏烏虛構了一個長壽者的故事，以怪誕的情節鋪展出一個山寨版人體的社會諷刺寓言：「機械的虛假笑容，智能聲控控制似的／24小時盛開在僵化了的嘴角上／……／兩隻四百歲的廢手，很快便被握斷了／他的後代們只好連夜往他的衣袖裡／偷偷安裝進了兩隻美國進口的仿真人造假手」。那麼，關於山寨的社會寓言也完全可以讀作是國族寓言。

同樣無法忽略的是烏烏烏在細節部分的語言創造力(或破壞力)。比如「呆若木雞地咀嚼，康師傅牌美顏速食麵」(〈長途非洲犀牛雜誌〉)在日常商品符號中強行插入了異質的流行文化符號，曝露出當代社會符號體系的罅隙。而



「此刻的心情，正糟糕如屎」（〈收購炊煙的人在傍晚光臨肉鎮雜誌〉）生造出大膽粗鄙的比喻來對應整體社會情境的污濁。顯見的是，烏烏詩的社會、政治、文化批判建立在對個體經驗的（反）美學視野上。烏烏創造了一種特有的諷喻樣式，通過寓言化的書寫建構出變形誇張的奇境，把文化批判與語言雜技熔為一爐，由此將常態經驗中的鄙俗和失敗轉化成具有強烈震駭感與荒誕感的後現代詩意。



## 肉麻口號。陰影。 人造鐵釘與壞心靈雜誌

這些「人」，衣服裡的人皮，還光鮮著  
（為了防止這套人皮過早的起皺，「它們」  
挖空心思，製造了名目繁多的「人造保鮮劑」  
臨出門前，一層層地將人皮塗抹……）  
可是靈魂，早已「失魂」，心靈亦早已失靈了  
就像一群智慧晶片出了故障的失控機器人  
交媾中，或者於春夢中，都是嘶喊著的  
好像「它們」生而為人，便是為了將口號嘶喊  
如此聲嘶力竭，如此像噪嚷的鴉群  
席捲過肉鎮。長期的嘶喊，每一副嘴臉  
都變形了，呈喇叭狀，懷著滿肚子肉麻口號  
腦，被清洗得如此徹底，又如一群  
沒腦的人形高音喇叭，揮舞著國家標準的  
統一拳頭，嘶喊著，騷擾天堂去了……  
（美好的天堂，因此爆發了災難性的  
失聰與失眠綜合症。30%的天使耳朵，徹底報廢  
25%的天使，出現了內分泌異常紊亂  
體羽嚴重脫落，且無法發情，日呈骷髏相



被迫趁著夜色，偷跑到人間，砸毀  
智慧的人造電子眼和24h無人藥店的玻璃牆  
盜竊助聽器、春藥和佐匹克隆晚安膠囊。）  
可是一個世紀，又荒謬地過去了  
「它們」的口號，依然像恐怖的雷鳴  
時常轟炸著，我們的心靈和耳朵  
甚至又像幽靈的咒語，塗滿了肉鎮的牆  
一堵「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的牆，密密麻麻的人造鐵釘，在雨水中  
生著鐵銹，觸目，又驚心  
忽然，那條塗了大半輩子口號的傢伙  
也提著一桶甲醛超標的假冒偽劣國產毒油漆  
吹著口哨，污染天堂去了……  
唯獨那條內心裡滋生滿了陰影的可怕人形  
依然賴在肉鎮，頑固地敲打著  
「它」是要將整個國家的鐵釘，全部用掉嗎  
拿鐵釘的左手，經年累月的，滴著  
暗紅色的壞血。傷口的肉



經年累月的，腐爛著，招蛆引蠅  
多年以來，在鴉雀集體噤聲的下半夜  
心靈壞掉了的肉體，常常從黑色的  
噩夢中，尖叫著驚醒過來，滿頭冷汗的  
癱坐於黏血的床，瞪著天花板上的  
15W鎢絲燈泡、鏽鐵釘、撲火飛蛾、吸血蚊子  
蜘蛛和壁虎，清醒地等待雞鳴  
多年以來，鳥爪一樣的右手，晝夜緊握著  
憤怒的羊角錘子；四隻中年的口袋  
晝夜裝滿了鏽跡斑斑的人造鐵釘  
「它」就像一隻毒氣充沛的氫氣球，在肉鎮  
危險地飄飄忽忽飄飄忽忽飄飄忽忽  
「它」是我小學五年級的班主任，教授語文  
在肉鎮，「它」是一條公認的好人  
好得連影子都是善良牌的  
可在一九九三年的秋季，突然壞掉了  
整個肉鎮，沒有一條人敢相信  
「它」竟然使用了五根又尖又長的嚇人鉚釘



將「它」的賤貨女人，狠狠狠狠狠狠地  
釘死在一張鐵製的床上了  
一條人血淋淋的影子，被永遠的清晰的  
刻畫在了松木床板上  
整個肉鎮的臉，嚇得目瞪口呆  
彷彿每張驚恐的臭嘴裡，都塞進了  
一隻隱形的金屬擴陰器  
從此，整個肉鎮，視「它」為惡魔，遠而避之  
從此，「它」只熱愛黑色的陰影、牆和鐵釘  
從此，「它」只著迷於將鏽跡斑斑的人造鐵釘  
狠狠狠狠狠狠地釘入到牆體裡去  
我們和惡狗，以及膽小的禽畜們  
只敢站在遠處，恐懼地看著「它」，瘋狂的敲打  
看著國家的鐵釘，一枚枚一枚枚一枚枚地減少  
一枚枚一枚枚一枚枚地釘滿了整個肉鎮  
如今，「它」越活越像一塊巨大無邊的隱形陰影了  
遮住了，整個肉鎮各懷鬼胎的畸變人心

2005.03.15。初稿於佛山 | 2020.11.10。修訂於廣州

## 風吹草低， 紙箱呈現雜誌

肉鎮沒有一條像樣的河流  
肉鎮的河流都是S碼的，無名，無檔案  
由一群落後的鐵鍬和鋤頭  
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地挖掘而成  
毛細血管一樣交叉著，輸送著農業的血

入冬以後，水利局便將水  
鎖死在國家的水庫裡了。乾渴的田野  
冬眠著田鼠、蛇、青蛙和番薯  
天上彷彿進入了禁雨期，沒有一朵雲  
可以壓榨得出一滴雨來  
枯竭了的河流，唯野草，綠森森兮

野草森森處，常遇蠅群，沸沸揚揚  
陰風陣陣兮惡臭彌漫，彷彿陰間的使者  
在散派地獄特產。風吹草低處，必有紙箱現  
密封的紙箱裡，白布匹草草包裹著的  
大多數是飽受歧視的無辜女嬰



這些來不及多流出一滴哭聲  
就已被親生父母，活活摠死了的  
沒有名字的小肉體，將靜靜靜靜靜靜的  
腐爛於野草叢中  
並將一代綠頭蒼蠅，養肥

待到來年春季，情欲磨貓，呻如嬰泣  
陰雲和陰魂聚集的天上，自然會潑下暴雨來  
她們的骨頭，便會連同垃圾一起  
被送往下游去。她們的母親  
臉上的悲傷，早已擦洗乾淨了

那些流空了的貧賤子宮  
轉身，就又被胚胎塞滿了  
哪怕子宮口外，肉鎮雞飛狗跳  
政府晝夜抓人閹割；已具人形的胎兒  
扔滿了鎮衛生院的產房

2006.12.16。初稿於佛山 | 2020.10.16。修訂於廣州



# 那些年我們常常在夜晚壓倒青草一片雜誌

——未來好人學校回憶錄 001 號

那些年，捲曲的人毛  
猶如羞恥的苔蘚，於兩腿之間  
悄無聲息地蓬勃著……  
而撓心的牛皮癬，總是生長在陰囊處  
一種黑色的噁心黑癬油藥水，塗在陰囊上  
猶如硫酸澆心般灼痛。煩惱的青春痘  
一粒粒一粒粒一粒粒地脹滿了幼嫩的臉皮  
幼稚的臉，輕易便泛起了紅色的害羞  
嗓子裡的嗓音，忽然便變異了  
發育的肉，肉裡的欲和惡，開始  
蠢蠢欲動了。天真的裙子們  
每個月，如期流下血來……  
那些年，義務教育的圍牆，頂部  
總是插滿了尖尖尖尖尖的玻璃碎片  
尖尖尖尖尖的寒光，晝夜閃爍  
國家的教室，異常的擁擠，四面斑牆  
木相框掛滿，猶如靈堂  
相框裡的偉人們，滿嘴飽含人生的格言



時刻清洗著我們的靈魂和腦子  
時刻指引著我們，好好學習，天天做條好人  
可是我們端坐於偉人們的目光之中  
終日只顧胡思亂想，猶如一群瀕臨發情的  
迷茫羔羊，被圈養於祖國的羊圈裡  
如饑似渴，熱血沸騰地傾聽著  
未婚的，女的老師，面紅耳赤地  
欲遮欲掩地講授敏感的生理課  
女的老師的粉紅色衣領裡，偷情的吻痕  
若隱若現，就像一塊誘人的愛情傷口  
那些年，早熟的情，早熟的情書  
在老師們X光似的目光之中  
和課桌底下，秘密傳遞……  
女生們的課桌抽屜裡，總是藏匿著  
催情的言情小說、垃圾零食和劣質生理衛生巾  
蕾絲花邊的文胸，血跡斑斑的內褲  
掛滿了女舍走廊的防盜網，經常不翼而飛  
男生們的課桌抽屜裡，總是藏匿著





武俠小說、多情的信紙和勾魂的色情畫冊  
滿床狼藉的男舍，腥臭的棉被裡  
掩蓋著精液斑斑的春夢。熄燈以後  
夜色中，早熟的手，偷偷地手淫  
那些年，青年的草，猶如喝了春藥  
蓬勃滿操場。在鮮嫩的青草與肉體之間  
壓青草這個詞彙，一直很流行  
它的意思其實就是深夜約會  
就是下了晚自修課後，早熟的羔羊們  
迫不及待地湧向露水的操場  
黑暗的青草叢中，常常坐滿了  
心驚肉跳的一對對  
這些早熟的肉體，被情欲的膠水  
緊緊緊緊緊緊地黏在一起  
待到清晨，大霧散去，我們跑步經過那裡  
就會看見，青春的操場  
猶如寬闊的溫床，那些被嫩如青草的肉體  
一次次又一次次地躺壓過的



潦亂草叢，正清清晰晰地呈現出  
一對對甜蜜的人形

2006.12.22。初稿於佛山 | 2020.09.23。修訂於廣州